



两个念头之间的空隙

扶桑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两个念头之间的空隙

扶桑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个念头之间的空隙/扶桑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321-3654-4

I. 两… II. 扶…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1767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封面设计: 宏骏设计工作室

两个念头之间的空隙

扶 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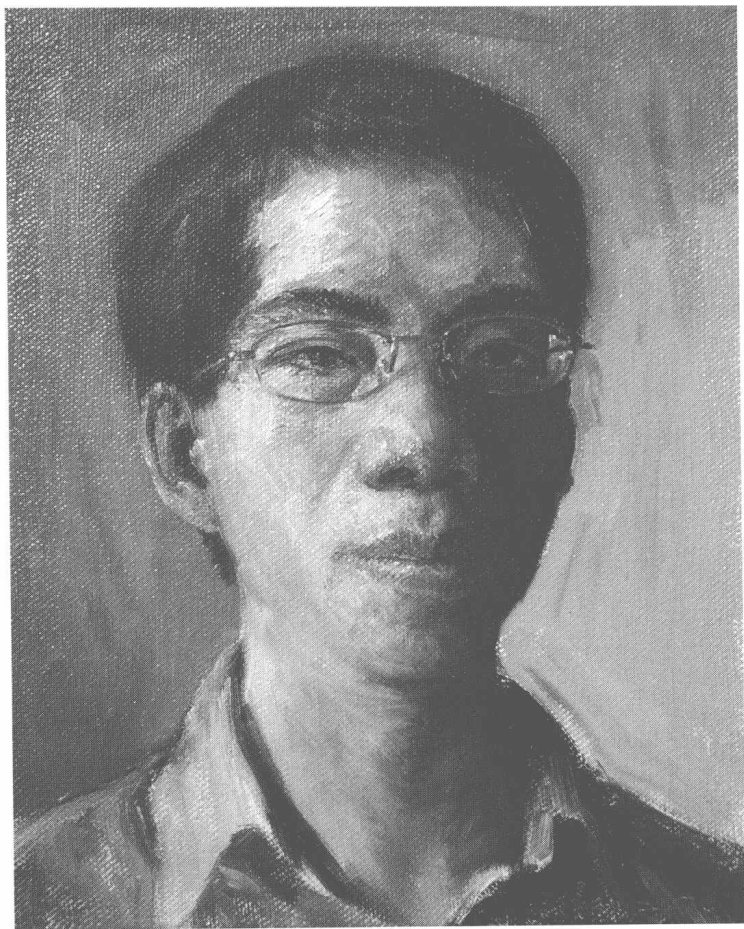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20,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54-4/I · 2796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作者油画像 张晨初绘

序一：扶桑诗歌中的流逝主题及其他

刘翔

“我在雪的屋子里做寒冷的梦”

第一次见到扶桑，他还是杭州大学城规系的二年级学生，当时他是杭大诗社的负责人之一。他内秀，很敏感，目光时时游移。扶桑最初的诗是很纯粹的抒情诗。后来，他也一直在写抒情诗。他的诗风纤细、感伤。他的诗不是靠表面的力量，而是依靠深挚的情感、细腻的陈述、委婉的抒情来直指人心并深深感染读者。扶桑的诗格局不是很大，他的诗风变化也不大，但他短短六年的创作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校园诗人的成就。他的这些才气横溢的诗歌不仅是他自己人生果园中珍稀的果实，同时，它们也给丰富的浙江诗歌增添了荣耀。

在扶桑早期的诗里常常普照着阳光。在他的一首名为《六月的阳光》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在阳光中闪烁的事物，偏僻的山间小道，棕榈树间蓝色的微风，丰盈坦荡的乡村平原，植物青翠的喜悦，洁白的羊羔，都蒙受着阳光那“金色手指下的恩宠”：

六月的阳光，赤裸裸的风范
作物，树木，还有坟墓
到处都是起点和终端
没有枷锁，没有谎言
太阳的蜜汁充满了空气

我不需要什么荣耀
当我眼含热泪，你的纯净

注入我温暖的胸怀
我的全身便长满了黄金的翅膀

哦，丰饶的海，我的思想
是沙滩上赤足奔走的孩童
在你盛大的气息里寻觅渴望的赞歌

一反生活的纤细，扶桑也力图在诗中体现他灵魂中豪迈的一面，这在他的《北风》一诗中得到很好的表现，一个渴望广阔和飞奔的孩子，一个敏感于白日之光和黑夜之秘的人，伴随一个中度偏执的梦：僵硬的野兽、酒杯，冰冻的酒、冰柱里的喉咙、悲哀的被黑夜围住的诗人，在梦中一个明亮的形象在黑夜中一跃而起：

我在雪的屋子里做寒冷的梦
离我耳朵比较远的地方
成群的白马越过平原
鬃毛，冰凉的火焰
把我心目中的星辰齐刷刷地点亮

.....

成群的白马越过平原
黑夜里有许多无法熟知的事物
在凝神谛听
平原发出尖锐的呼啸
我真想带着我的影子离开大地

最能把扶桑诗歌的纤细风格和豪迈追求结合起来的是他的代表性的诗歌《我用一生的鲜血对你说话》，在“你”这个大地之灵的眷顾和注视下，年轻的生命焕发出最炽热的激情：

我用一生的鲜血对你说话



风雨如晦，我站在黑夜的屋檐下
 啜饮黎明的乳汁
 我健康
 像初冬第一块雪地一样健康
 上万匹白马紧紧追随我
 我豪迈的嗓音是白银铸成的
 一场大雨使我清澈
 我的灵魂着纯粹之衣

“什么风从死者的指缝间吹来”

像许多年轻诗人一样，扶桑并不满足于所谓积极浪漫主义的明亮和过分的乐观。在他最早的诗歌之一《秋夜诗稿》中，那是一个年轻初生的诗人，他“日复一日，和自己厮杀”，他声称：“我逐渐恢复健康 / 像一只骄傲的凤凰 / 挣扎着爬向天堂”，他战斗着，骄傲着，挣扎着，他也悲哀和感伤着：“因为悲哀和遗忘 / 我在世界的笼子里茶饭不思”：

酒杯空着，整座房子空着
 蝎子戴着面具，在黑暗里杀人
 夜很长很长
 月光一直醒着

这个秋天我该做些什么
 少女的衣衫很洁白
 但少女在镜子里的面容
 满是皱纹

灯光下，我给远方的朋友写信
 不知为什么，我的话语
 充满了仇恨



“这个秋天你怎么了”

我惊讶地注视着笔尖
感到自己正被空气的绳索绑紧
我匆忙推开窗户
而夜色苍茫,像一个白痴

《面对荒野,我只是冷笑》一诗,体现了诗人在广大冷漠的世界面前的疑惧,诗人预感到了生活的不幸本质和死亡的不可逆性,所以以“冷笑”为武器,来拒绝或直面那“残酷的真理”:

什么比泪水更深入创伤
透过凌乱的嘴唇,我发现
残酷的真理,它来不及消失
在我出声之前,它已点燃
荆棘丛中的玫瑰
照耀我的贫困岁月

扶桑的诗歌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影响,但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深处仍然是浪漫主义的。这种浪漫主义带一点超现实主义的 language 狂迷,又带一点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灰色。有点埃利蒂斯的味道,又有一点诺瓦利斯的的味道。死者的身影在漂浮,蓝色的忧郁四处蔓延,语言的罂粟散发芬芳:

不要如此忧郁地凝视我
黑衣人,不要
用黑夜编织的面纱
挡住我孱弱的视线。什么风

从死者的指缝间吹来
比我绝望的叹息更加凄凉



一千只乌鸦从死水中跃出
纷纷向天空逃窜。它们

是否预知了即将来临的一切
黑色的羽毛铺向天堂
我精神失常的妹妹，坐在大风口
流泪，焚烧她的诗稿。告诉我

逝去的将不再返回
在你无限温柔的注视里
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思想
都散发着罂粟的芳香

——《与死神对话》

是的，他在诗中写下：“逝去的将不再返回”，他暂时站到死亡的一边来注视尘世，但这种人生视点（把死神的目光看作是“无限温柔的注视”），毕竟只是诗人在做着青春的极端呼吸，生活远没有揭开真正的面纱。不过，流逝的主题，已经在扶桑诗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莫尼卡，还记得吗”

扶桑最出色的诗是他的爱情诗，幸福、脆弱、苦涩、眼泪、誓言、疑虑……所有这些像葡萄一样四处蔓开，那些优美的诗句像飘逸的藤蔓把甜蜜或青涩的果实串联起来，韵律和节奏像一阵微风，使它们摇曳生姿。莫尼卡可能是一个女主人公，也可能一开始是一个虚构，然后在大学校园繁茂的枝叶上找到真实的形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扶桑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诗人，他的创作旺盛期只有五六年，而爱情以及爱情的伤逝是最主要的主题。扶桑的诗是一种自我疗救，从毫不起眼的个人生活中，从羞涩的个性中，从涂鸦一样的大学时光中，从艰难脆弱的爱情中，让自己涉水而行，涉水而出，度过一段青春的幽暗期。



我自己并不了解这段扶桑的爱情,只是从诗歌中可以大致看到爱情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初始的阶段,当然主要是美好而浪漫的,但也有一点忧伤。第一次出现“莫尼卡”是在写于1993年的《秋的流向》中:“昨天莫尼卡匆匆跑来告诉我/说冬天已迫在眉睫了/我惊叹我的无家可归/冬天一到,我就要收拾行装/去南方或北方”。这个形象很生动,也有一些抽象。莫尼卡是西方姑娘的常用名,有一首歌就叫《莫尼卡》。在1994年写的《雨夜》中,莫尼卡一会儿真实地出现在面前:“莫尼卡,还记得吗/我们相识那天,太阳面无血色/你浑身发抖,我说/莫尼卡,莫尼卡,握紧我的手/我带你去美国西部的乡村/离开这个老地方/但我们没有离开/凄凉而空虚的是大海般的回忆/今夜,在我心中生长的/是什么样的植物,我看到的/与去年相似的雨水/劈头盖脸地从天空砸下来/雨季使我悲哀/使我湿润的内心长满青苔”,但一会儿,莫尼卡又像虚构人物一样出现:“莫尼卡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子/长着一双邪恶的眼睛/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或许,《雨夜》中的莫尼卡并不是后来诗人的女主人公。

爱情初始阶段的代表作,应该是写于1995年的《微语十四行》,这是一棵“我在去年种下的果树”,爱情在另一个秋天继续成长,“当我和高高的树梢一起过渡到深秋/在这个萧瑟地带,除了你/就再也无人和我一同迎风落泪”,然后诗人开始咏叹:

我的歌唱只属于你,以及
春天里忘忧的青草
你的野兽蜷缩在门廊里
它想窃取我疾徐有致的抒情风格吗

人群在你的优美动作里突然模糊
我俯视你的悲伤
让人世间的柔情都汇聚于我的指端

你有不锈钢的耐心



但在你动荡不安的天空中
白鸽的羽毛纷纷扬扬

但我们看到这个爱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疑虑、脆弱、难过、恐惧，好像是一件易碎的艺术品，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存留下来：

你的存在总令我疑惑
风一阵阵穿过庭院，你的长发
在空中懒散地飘动
阳光脆弱极了，不置可否地看着你

我必须把这份疑惑保存起来
像珍藏一件艺术品一样
将来，在艰难的岁月里
我可以把它作为礼物馈赠给你

“我很难过”，你捂着脸说
如此丰盛的夜晚，我无意地
把恐惧的外衣披在你身上

我从来没有像功课表那样准确过
我不作答复，即使你站在荆棘丛中
用疯狂的呓语和刀剑向我提问

这种爱情不太真切，不太确定，但有一种破碎之美，诗人捡拾着她“微笑的碎片”以便拼接成一个完美的星期天。他们的经验还没有让他们成熟，让他们确定一些什么。显然，他们并没有找到一个完全的整体感，他们还只是自己的映象，是两个在易碎的共同氛围中仍显孤独的自我：

每次

当雨水湿润了整个花园,泥土的芳香中
我丧魂落魄地和一枚青青的水果交谈
这是你熟悉的情景,你会大笑
如果你手中捧着白色的杯子
你还会说,我也是孩子,或者
和杯子一样简单明了,易碎

.....

我们都是自己的映象,不自明的概念
我们缓慢地成熟,缓慢地学习
那深深打动我们的力量,在彼此的目光中
直到被压弯,被推向黑暗的海边
我们记忆一片空白,沉溺在无言的孤寂里
没有震惊,没有一丝冲动

——《无声的抗争》

第二个阶段可能就是爱情的伤逝。这时诗人已经离开校园,来到了让他感到惊异的社会。在《大江东去》中这种流逝变成一种渐渐从泪痕和哀愁中脱颖而出的浩荡的歌:

我们坐在柔和的灯光下
趁冬天尚在远方犹豫
说着响亮的话语,露出粗壮的胳膊
夜色弥漫,风越过篱笆
你眼中有泪痕
你臂上有一道伤痕
也许是去年梅雨时节留下的
也许在内心里还有一道更深的伤痕
我们在彼此无言的对视里
看到了深切的痛苦和潜伏的激情
脑海深处,一条大江



正掀起一层层巨浪，歌唱着离去

扶桑一遍遍地吟唱着，东去的水流，一片落叶，已经随着秋天和冬天的到来而来的凉意，爱情也在冷却，但还不至于那么快就死去：

十一月阴郁的蔷薇
掩埋在墙角芜杂的灌木丛中
你的微笑在高深莫测的背景上浮现
像一个秘密，紧紧抓住我
使我忽略了许多曾经的伤害

天凉了，我们的期待即将落空
但爱不会那么快地死亡
她在我们周身血液艰辛的流动中
欢快而热烈地搏动着

在写得脉脉情深的《莫尼卡之歌》中，扶桑细腻迷人的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冬季降临。我们逐渐学会了
像周围的人们那样行色匆匆
在安静的书房里漫不经心地写信
翻阅旧照片，以及照片背面
因时日久远而显得不真实的字迹
这些流畅的线条
毫不含糊地把你的面容凸显出来
莫尼卡，我看见你半新的黄衣服
你站在云影里紧张得说不出话
光线强烈、刺眼
我看见一阵模糊的眩晕



向大路两旁的法国梧桐移动
“我忘了笔记本
老师说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聊天
你摸摸我的手,它很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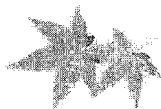
再美的爱情也只是人生中的一刻,但真正的琴瑟相和却很难,每一个人总会不自觉地走向自己,不自觉地背负个人的神秘,从而造成难以弥补的缺憾。“我始终坚信/命运不可捉摸的一面/我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至今难以被你接受/就像路边一块毫不显眼的石头/黝黑,沾着泥巴/无声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我们都愿意像石头那样/坚定地生活/忍受尘世的风暴”。在爱情的甜蜜与创痛中,他们长大成人:

我一生钟爱的女子
坐在钟声深处编织童话
天堂里的大雨一直在下
别出声,我精心描摹的容颜
在雨水开始降落的地方向我飘来

当爱情的背影逐渐模糊
我们终于长大成人
我明白我的吉他和歌谣
在岁月中漂泊已久
动人的故事里有漫山遍野的梅花
在争先恐后地开放
在凋零
我和春天手挽手走过江南

——《走过江南》

然后,美丽的爱情也成了追忆,然后,它们幻化为蝴蝶,扶桑善待那些偶然在他的生命空间中出现的的事物。在《蝴蝶》一诗中,他温柔地拥抱了



这种美好，这种可能已经失去的美好：

我在敞开的窗口等待着你
 你的花容月貌，你喃喃的低语
 云栖息在我的掌心
 风穿过我的发梢
 蝴蝶，你用斑斓的舞蹈
 向我神采奕奕的额头摇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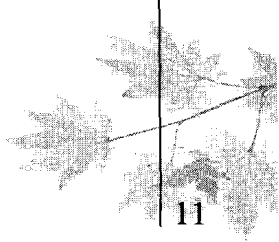
蝴蝶是美好生活的象征，是从灰尘中摆脱出来、在爱情中沐浴的象征。它从虚无中闪现，使美丽在旋转中晕眩。你，蝴蝶，“像梦一样轻盈 / 像流水一样快活 / 你的唇吐露着鸟语花香 / 你的翅膀一派风光”。但美好的东西总是和伤感联系起来的。在扶桑的那些最温婉明丽的抒情诗中，伤感渐渐从自身中摆脱出来，变成了一种对人生的达观：

我的庭院因了你而生气勃勃
 石竹花在你的影子下
 沉默，充满玄机
 我懂得蝴蝶只是一个象征
 它的出现是一种安慰
 它稍作停留
 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那么多人穿过热闹的店肆”

1995年，扶桑大学毕业回到老家当公务员，一开始，他并不适应这种凌乱、看似没有意义的生活之流，那是人欲的世俗世界，却也是真实的世界，它迟早会将一个人改变：

那么多人穿过热闹的店肆



轻颦浅笑像夏夜稀疏的萤火虫
在这个海风时时光顾的小城市
无人的角落传来海浪般的喁喁低语
我踩着自己的影子
孤单的,像一个异地的旅行者
拥挤、乱哄哄的长街尽头
飘来一支故作姿态的感伤歌曲
灯箱广告伫立在街道旁
在喧哗中流露出无限的倦怠
我被冷落在一边,并第一次
惊讶于那么多的人无所事事
他们的脚步像脚边的纸屑
漫无目的地翻滚着

在那个时候,扶桑肯定厌恶这样的生活:“当我言不由衷,强作笑脸 / 假笑有他的媚人之处 / 有他赖以滋生的肥沃土壤 / 被高高举起的酒杯 / 星级宾馆里幽暗的光线 / 伴随着欲望扭曲的肮脏交易 / 从衣冠楚楚的群氓口中流出的 / 污言秽语,兴高采烈的无聊场面 / 假笑的声音无处不在,特别在七月 / 还搀和着汗水的臭味 / 这种使人变得越来越轻的东西 / 是每个人必须学会的生活武器 / 是一门成功的技术,一件艺术品 / 一串精巧华丽的银铃”。扶桑在孤寂的生活中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朋友是古代的苏东坡,东坡也是一个公务员,但主要还是一个文人,一个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和画家。

深夜,我唯一的朋友离去
东坡在他未被蔡京焚毁的手札里
朝我说话
这些经过现代技术处理的纸张
保留了古时候一个地方官的意志
他的灵魂在院子里稀疏的树叶间穿行



在当初的月亮下熠熠生辉
 黑暗中的光芒逐渐汇聚
 照亮了一颗孤独而勇敢的心灵
 它像下坠的石块
 越来越快地飞向你
 哦，敞开的道路
 谁能阻止一个无羁的思想
 当它如阳光般流动
 尤其在这样的夜晚
 当我的毛笔在纸上疾徐有致地游走
 发出热情的沙沙声

在《城市生活》一诗中，诗人延续了对乡村质朴生活的向往，城市是“四肢发达的兽”，它离乡村很远，“乡村在一片树叶的喘息中黯淡下来 / 四肢发达的兽一动不动 / 彩色的巨大美术字构成一种时代氛围 / 这个城市离村庄很远 / 离森林的波涛很远”，身处城镇的环境，面临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境遇，再加上年轻人面对复杂社会的踌躇，他感到了一种沉重，一种无名的压力：

我们因为无益的事
 耽误了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念头
 多么愚蠢而奇怪
 走出幽居的生活
 我们得承受多少扇陌生的门的重量
 抬起头，又要承受多少星星的重压

在《暴雨将至》一诗中，扶桑已经把个人隐在了诗歌后面，他没有把道德判断和个人的好恶反映在诗歌中，体现了一种非个人化的倾向，诗风不是抒情的，而是叙事的，这在扶桑的诗歌中属于异数，是他诗歌中少有的“冷风景”：